

富春梦

雨
屏
子
著

壹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富春旧梦: 全 2 册 / 雨席子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94-1147-1

I. ①富… II. ①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5901 号

书 名 富春旧梦: 全2册

作 者 雨席子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出版统筹 刘运东

选题策划 刘丽伟

文字统筹 马春雪

营销统筹 张盛楠

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

封面插画 符 殊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340千字

印 张 14.25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147-1

定 价 49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引 言	001
楔 子	003
第 一 章·林暗草惊风	007
第 二 章·进退维谷间	033
第 三 章·应怜江上寒	055
第 四 章·桃源深处情	079
第 五 章·离愁白日斜	107
第 六 章·飞鸟宿何处	145
第 七 章·红妆磨锋刃	181

引 言

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。

乾隆年间，一幅《富春山居图·子明卷》被征入宫，乾隆皇帝见后手不释卷，于留白处题字五十五次，直到无处下笔，创造了历史上同一人在同一画中题跋最多的纪录。然第二年，又有一幅《富春山居图·无用师卷》呈入宫中，引发“富春疑案”，孰真孰假，一时莫辨。

剪烛粗观，乾隆显然辨出最初入宫的《子明卷》是假，却为何在次日坚称其为真品？

又为何一边昧着本心宣布《无用师卷》是赝品，一边以不菲的价格买下，任其湮没在库房的灰尘中？

后人皆嘲乾隆附庸风雅，不辨真伪。

却不知笑谈背后，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……

巴彦愣了片刻，犹豫道：“微臣一介武人，不识文墨。”

皇帝苦笑，微微摇头：“别人或许看不出，但你作为朕的贴身侍卫，陪着朕一路走过来，又怎会不知？”他的眸光暗淡下来，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，“只不过不愿说出来，让朕伤心罢了。”

巴彦正欲开口，撞上皇帝暗沉的眼睛，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，只垂眉低首，不敢言声。

“十九年了，一转眼，居然已经过了十九年。”皇帝如同自语，眼中隐有晶光闪烁，“朕早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可她在朕的记忆里，依然是当初模样。”

巴彦听了皇帝这一句，只觉难过异常，头垂得更低，目光不自觉地落在画上。

这的确是两幅极为相似的画，巴彦不懂鉴画，分不出真假，可看到画上“子明”这个名字，再念及十九年前那段往事，亦能猜到答案。

弘历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沉默半晌方道：“一年前，‘子明卷’被送入宫中时，朕便知这只是《富春山居图》的伪作。官员把它当成真迹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却没想到，早在十九年前，朕便看过它了……”

皇帝伸出手，轻轻抚上《子明卷》的画纸，一寸一寸滑过，抑制不住地颤抖：“它是假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可是这又如何？于朕而言，就是唯一的真迹。”

回忆霎时涌上脑海，曾经柔肠百结、风雨如晦的年少岁月如在眼前。他的双眸陡然亮起来，在晃动的烛光中，如同两簇燃烧的火苗。可很快，这火苗便暗下去，暗下去，又成了一摊失望的灰烬。

皇帝抚额，自嘲地笑了笑：“可惜啊……这子明卷虽出自她手中，却终究不是为朕所作。”

那段渺远的记忆袭上唇边，还想要再说一遍。可是环顾身边，想要倾诉的人却消失不见。

也只剩下这一幅画，她为别人作的画。陪伴着他，慰藉着他。

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无数漫漫长夜中，告慰已行至绝处的思念。

“令汐，十九年了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第一章 · 林暗草惊风



她觉得自己逃不掉了。

吴令汐疾奔如飞，周遭的景色化为虚影，耳边唯有簌簌风声，狂暴着呼啸而过。

身后追赶的人紧随不舍。近了，更近了。

令汐只觉呼吸短促，意识渐渐模糊。突然，旁边猛地闪出一道黑影。她脚下一软，登时没了生气，整个人如同一块没挂好的绸布，轻飘飘地向地上滑去……

半个时辰前。

万木书院刚散学，令汐感到束发有些松动，伸手理了理头上的冠帽，确认没有纰漏后，背上书袋走出学堂。

自从哥哥外出游学，吴家便只剩她一个女儿。令汐性子活络，不愿闷在家中，自小又喜绘画，于是隔三岔五扮作男装出门写生。好在

吴老爷开明，见她如此，便让令汐顶着哥哥“吴令轩”的名字，进入万木书院读书习画。

她一条腿刚迈过门槛，袖子突然被人拉住。令汐回过头，看见了安白无所适从的脸。

“吴令轩，其他人让咱俩参加蹴鞠，你去不去？”

安白个头长得磨蹭，看上去瘦瘦小小，性子也是温顺易怯，一副小憨熊的模样。

令汐想都没想：“不去，今儿天气好，我想寻一处写生。”

“我也想写生，可是……”安白的圆脑袋晃了晃，犹豫道，“可是要是不去，他们又会说咱俩是文弱小白脸……”

“让他们说去，有什么关系？”令汐笑起来，被“小白脸”这个词勾起了兴致，“他们不懂，小白脸有小白脸的好，现在的姑娘就喜欢咱们这款。说好听点，叫玉树临风。我就喜欢当小白脸，换一张黑脸，你能想象出这人如何玉树临风吗？”

安白被她这番上赶着当小白脸的言论惊呆了，又觉得十分有道理，只得挠了挠头问：“这样，会不会感觉不太合群？”

“这哪算不合群？蹴鞠和写生，都是爱好，我觉得咱们更有雅趣一些。”令汐盛情邀请，“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写生去？”

她和安白都是瘦小的个子，比大多数同窗矮半个头。安白胆子小，身体弱，在蹴鞠场中畏首畏尾，总放不开；令汐的两条腿倒是跑得轻快，只是蹴鞠时难免会和一堆男人推推攘攘，到底难以接受。

安白咬着手指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小声道：“你们都是书香门第，只有我父亲是个狱官，我还是怕大家觉着我太疏远……”

令汐见安白扭捏半晌憋出这么一句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笑着摆摆

手：“那行，我先走了，得赶在太阳下山前回家。”

日丽风清，是个写生的好天气。

令汐挥别安白，独自朝偏僻人稀的方向行去。

但见她身着水墨色书生服，头戴冠帽，眉型画得比本身英武了些。五官虽清秀干净，却也与女儿妆时不甚相同。最出挑的是那双眼睛，伶俐如同轻快的燕子，在潋潋的春水上舞着旋儿。眼角下方有一颗淡淡的泪痣，配上她这双眼，反倒显出几分灵俏。

这条道偏离市集，鲜有人至，但风景独好。令汐一路赏玩，忽见一片青绿竹林。远看郁郁苍苍，待往深了去，竟见竹林中有一户小院，由极高的土墙围住，而最繁盛茂密的一片绿意，就被圈在这小院里，从土墙里探出大半。

“谁家如此霸道，竟把竹林圈进自己的地盘里？”令汐腹诽，无意中发现土墙的一处有个拳头大的小洞，好奇地把脸凑过去。

这一凑，不由得愣住。

阳光从天顶倾泻而下，透过随风翻飞的翠叶，如同层层掀起的涟漪，将整个小院染得莹亮。

那莹亮中站着两个男人。

一人是个魁梧壮汉，腰膀粗圆，好似木桩一般直直扎于地上，恭敬地垂眉低语；另一人负手长立，端的是贵气的身姿，虽然只看到侧影，但单凭那做工精致的锦缎长袍，亦能觉出身份不凡。

竹林、晖光、风动、叶舞，再衬上两个窃窃私语的男人。偶遇如此佳境，令汐心中动容，忙从书袋中拿出纸笔，隔着土墙的洞口，挥手画了起来。

沐浴在竹林渗下的阳光里，笔尖与指尖的温度仿佛融合在一起，

下笔便是行云流水。她由浅入深，由淡至浓，眼前的情境都成画境，在纸上肆意挥洒。

待背景画完，再描人物。

令汐注意到贵气男子的腰际挂着一柄极为精致的短剑，用材、造型都属罕见。她细细观察了一遭，依形画下，刚要收笔，忽听那佩剑男子愤懑一声：

“凭什么！大哥、二哥去世后，明明我才是长子，凭什么所有好处都让他给占全了！”

令汐被这声吓得一个激灵。

方才一直都是壮汉絮絮低语，未听佩剑男子发话，突兀来了这么一句，瞬间将她从幽然的画境中拉了出来。

佩剑男子憋红了脸，额上的几条青筋暴出来，焰腾腾地抽缩着：“若不是他步步相逼，我也不想走到这般田地。如今，也该让我的好四弟尝尝厉害了！”

他的手按在剑柄上，字像是从牙关里一个个蹦出来的，对身旁的壮汉道：“方才你提的是个好机会，送他上黄泉路吧！”

令汐的后背陡然生出一股寒意，下意识想要把头缩回去，就在此时，忽然一阵劲风卷过，吹动手中的画卷，纸页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
佩剑男子立刻警觉：“谁？”

转过脸，目光堪堪逮住洞口晃动的影子。

佩剑男子霎时凶光毕露，抬手大喝一声：“抓住那人！”

令汐浑身一颤，仅用须臾便做出决定——逃！

对方绝非等闲之辈，单看衣饰佩刀便不是凡品。再听他的言语，能对自己兄弟下死手的人，不可能是什么善茬。若自己被逮住，还能

有活路？

不如先逃为妙，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。

令汐脚下用力一蹬，如同惊弓之鸟，使出全身气力蹿出。与此同时，壮汉如猛虎扑食般跃起，疾速追去。

隔了一道土墙，等壮汉绕路冲出院落，令汐已跑到十丈之外。狂啸而过的风，虚影憧憧的竹，紊乱无序的呼吸。令汐用舌尖抵紧牙关，再顾不上其他，只知铆足了劲向前冲。好不容易出了竹林，她一头扎进热闹的市集，灵巧的身形在人潮里穿梭。

虽扮作男人，可她到底还是女儿身，精力与速度自是比不得壮汉。眼看两人的距离越缩越短，她的力气却消耗殆尽，只觉头晕眼花，随时可能栽倒下去。

近了，更近了。

令汐整个人快要虚脱，绝望还如影随形。她揉了揉被汗水浸入的眼，发现前方出现一条岔道，几乎双腿打战地拐了进去。谁料方一侧身，旁边猛地闪出一道黑影。

令汐吓得浑身绷紧，身体里的血液仿佛疾速涌到喉咙口，喷不出来，压不下去，只能屏气凝神，连最后的力气也被抽离干净。末了浑身瘫软，轻飘飘地向地上滑去。

还未触地，她突然感到眼睛被捂住，接着腰身一紧，连带着整个人都被抱起，天旋地转。

回过神之后，令汐已躺在一张软垫上。

她头晕脑胀，浑浑噩噩地睁开眼，气还没喘匀，便见一张俊颜无声无息地凑在跟前。眉如墨画，鬓若刀裁，那双澄明晶亮的眼睛静静

盯着她，连一根根卷翘的睫毛都看得清晰。

令汐先是愣住，待反应过来，惊得身体往后一缩，却无处可退。或许是方才跑得太累，又或是被这俊美的黑衣男子盯得犯怵，她一开口，声音都变了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在下姓江，名子明。”对方见她醒来，坐直了身体，头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名姓交代了。

令汐有点诧异，用胳膊半撑起身体。那双灵秀的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，见江子明仍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旁，胆子又大了起来，问：“你也是……来抓我的？”

他看上去很诚实：“不是。”

令汐把江子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见他一身黑色布衣，全无繁饰，与方才的佩剑男人不似一路人，终于稍稍舒了口气，脸上的神气又回来了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不知兄台为何救我？”

“难道我救错了？”他反问。

“不是不是。”令汐原意只想同他客套几句，再夸赞一番对方的优良品德，没想到对方抛出这么一句，立刻拱了拱手道，“那兄台便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了。”

江子明只是简简单单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没了后续。

夏日的黄昏，暮光从窗外照进来，他俊美的脸被一圈淡淡的光晕围绕，触目似琳琅珠玉。

令汐心中一动，忍不住想，比起她和安白，这人才是真正的小白脸。分明生了张魅惑众生的脸，却偏偏一派安静无邪。

这无邪令汐彻底放下警惕，反是想要逗逗他。见江子明老实巴交

坐在原处，她眼角挑起，凑到他面前，笑嘻嘻问：“这么不敢说话，莫非……你是看我秀色可餐，借救命之名，行爱慕之实？”

江子明点漆般的眸子望向她，突然间，嗓子一紧，竟在这时打了一个嗝。

他本是一派平静模样，被这个嗝一冲，更显出几分无辜的天真。令汐身体前倾，一脸“我懂你”的表情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你不用害羞，我也喜欢男人。”

江子明岿然不动，语气依然淡淡的：“我并非断袖。”

令汐得寸进尺：“没关系，我是啊。”

江子明又打了一个嗝。

令汐见状笑得更欢了，江子明越正经，她越觉得好玩，一张笑嘻嘻的脸快逼到他的鼻尖。她当然不会真的贴上去，但虚张声势才有趣。

哪知江子明突然伸手，一把抓住令汐的后领：“这样也无妨，把你再扔出去就行。”

说着便拎过令汐，头朝下地往窗口带。

“别别别，我说笑的，说笑的！”令汐连忙换了口气，义正词严道，“多谢兄台仗义相救，在下感激不尽！”

江子明这才放下她：“举手之劳。”

“……”令汐揉了揉肩膀，这小白脸力气还挺大，一只手拎起她也不见费劲。只可惜看上去一副面如冠玉的好皮相，说话做事却硬邦邦的。

恰好临近窗台，令汐眼神瞟过去，这才发现自己已是身处二楼，下方正是她之前跑过的岔路口。令汐手指攀着窗沿，鬼鬼祟祟地伸出半个头，目光在街道上扫来扫去，好半天才确定壮汉已经不在。

“想不到你看起来文弱安静，居然还会轻功，竟能直接带着我飞上二楼。”令汐松了口气，身子往墙上一瘫，彻底放松下来。

江子明的脸有一瞬间的僵硬，但令汐没有看见，她转过头，正对上江子明澄净的眼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没有飞上二楼。”他重复，“我是拖着你，沿楼梯爬上雅阁的。”

“咦，是吗？我分明感到自己腾空而起，只片刻又落到实处……”令汐说着，瞥见江子明凝视的眸光，思绪一乱，记忆也跟着乱了。她拍拍脑袋，嘿嘿笑了笑：“大抵是我跑得头晕，感觉错了。看你的模样也知是书生，怎会像习武之人？”

江子明嘴角动了动，也扯出一丝笑，没接话。

令汐环顾四周，注意力又被这间布置精致的雅阁吸引，问道：“这是哪儿？”

“香溪茶园。”

令汐恍然：“京城最有名的茶园，我知道。听说不仅文人墨士爱来此处，就连王公贵族也常有光顾。”

她回过神来，问江子明：“不过，你拖我上来时，怎知这雅阁里没人？”

“我并不知道。”江子明道。

令汐微觉诧异：“那这一路过来，茶园的小厮竟没拦住你？”

“今日茶园新戏上演，无人注意此处。”

“如此。”令汐点点头，倒也觉得他的话顺理成章，心思又飘到了别处。她瞧见江子明身后还有一扇里窗，轻手轻脚过去，伸手拉开一条缝，眼睛凑过去。